

饮
剑
诀

浴
火
重
生

明月◎著

远方出版社

明
月◎著

饮剑诀^①

浴火重生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浴火重生/明月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1

(饮剑诀)

ISBN 978-7-80723-299-5

I. 浴… II. 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08252 号

饮剑诀

浴火重生

著	者	明 月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96
印	数	3000
字	数	1920 千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3-299-5
总 定 价		182.00 元(共 8 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人物介绍



赵飞云:第一男主角,本为贵族之后,身份尊崇,却天生身患绝症。本该英年早逝,又偏偏大难不死,并最终踏上了谋反作乱、屠龙弑皇的不归路。

赵伯谦:赵飞云之父,骁勇善战的一代名将。本性淡泊名利,无心争斗,却因为身陷政治场的漩涡之中而无法自拔,最终惨淡收场。

上官无极:天下第二高手,不世绝学《九阳神功》的唯一传人。他是主角赵飞云的救命恩人和授业恩师,亦是赵飞云此生最为景仰的一代英雄。

华清风:天下第一神医,上官无极的深交好友和捉弄的对象,亦是主角赵飞云的挂名岳父。

华吟雪:华清风之女,第一女主角,一位无论姿容才情皆举世无双的绝代佳人。是赵飞云的初恋情人和毕生挚爱,并导致他最终踏上不归之路。

朱元璋:大明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位成功谱写了由乞丐到君王、卑贱到至尊的传奇帝王。

朱标:朱元璋长子,大明朝的第一任太子,亦是赵飞云此生最为痛恨,誓要杀之而后快的仇敌之一。

朱棣:朱元璋第四子,亦是所有皇子中最为出色的一位,无论才能、魄力皆不在乃父之下,可是由于出生较晚,以至于与皇位无缘,故而一直深感不忿,并最终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变”,谋朝篡位。

朱允炆:大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朱元璋之孙,朱标之子,以及让赵飞云仇恨终生的宿命强敌。

目 录

第一篇

第一章 生死一线	1
第二章 绝世奇人	7
第三章 皇权皇局	13
第四章 最高危机	18
第五章 福兮？祸兮？	23
第六章 天眼 天诛	30
第七章 意外	36
第八章 决不低头	45
第九章 罪恶诅咒	51
第十章 中计	57
第十一章 计中计	64
第十二章 在劫难逃	74
第十三章 生离	82
第十四章 死别	89
第十五章 皇者宿命	96





第十六章	刹羽而归	104
第十七章	谁是猎物	112
第十八章	九阳金身 至尊皇拳	122
第十九章	决不放过你!	131
第二十章	对牛弹琴	139
第二十一章	树林之中	145
第二十二章	玉牌记恩	154
第二十三章	天人合一 阿赖耶识	160
第二十四章	万生谷	167
第二十五章	九阳斗大易	173
第二十六章	天医隐秘	183
第二十七章	断阳绝脉的秘密	190
第二十八章	恨与情的平衡	197
第二十九章	有趣的鸳盟	204
第三十章	大伏日的审判	211



第一篇

第一章 生死一线

寒风如刀，万里飘雪，整个世界白茫茫的一片。

银装素裹，是那么的纯洁无暇，那些衣食无忧的人们，都喜欢这漫天飞舞的雪花。

可是世上又有几人知道，这看似天地间最纯洁的事物所带给世间的，大多数都是死亡和消逝。

越美丽的东西往往就越是危险，世事不正是如此吗？

在京城西郊的一所巨大的官邸豪宅内，就有这样的几个人正在欣赏这圣洁的飞雪。

官邸中的一个八角长亭内，一个少年正在挥毫泼墨，正想用一张小小的画纸将这漫天的雪景尽收入其中；在他的身旁，一个宫装的美妇人默不作声，含笑静静地看这个少年在创作中沉醉。

尽管漫天飘雪，但是亭中的这两人却不会觉得寒冷，他们穿得并不严实，长亭内，焚烧着六个火红的碳炉，使得这一方小小的天地，充满了温暖



和舒适。

画终于完成了，这个少年将笔轻轻地放下，同时不停地咳嗽了起来，使他原本还有些血色的脸上，刹那间浮现出一脸病态的苍白。

坐在这个少年旁边的美妇人心疼地走上前去，为这个少年轻轻抚背，眼中流露出无限的关心和爱护。

少年咳嗽稍减，对着那个美妇微微一笑，双手将自己的作品捧到这个美妇人即他的亲生母亲的面前。

美妇人无奈地看着这个少年，伸手接过了这幅儿子的心血，画风简朴而纯洁，笔法虽然略嫌稚嫩，但也不失为一幅上佳的作品。

用画挡住了脸，美妇人不忍让儿子看见自己眼中流出的盈盈泪光，她心里明白，儿子的任何一幅作品都是在用他的生命去完成。

忍下泪水，脸上强行露出赞扬的微笑，缓缓将挡在面前的画拿了下来，想对儿子说上两句赞美的话。

可是就在她将画移开脸庞的一瞬间，她整个人呆住了，她的儿子双手抱胸，脸色非常痛苦地倒在地上，已经昏迷了过去。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美妇人疯了一样地扑上前去，紧紧搂着儿子，一遍一遍地呼唤着儿子的名字，仿佛是想将他从痛苦中唤醒。

一个时辰后，在这处豪宅的前庭内，两个衣着华贵的男子正在忧心忡忡地商量什么。

“侯爷，老朽实在是无能为力，请侯爷见谅。”一位老者惶恐而立，忐忑不安地向他面前的中年男子请罪。

男子双目无神，漠然地看着地板，对老者的话语似乎充耳不闻。沉默了良久，他终于抬起了头来，用他那恢复了些许神采的双眼深深地看了老

者一眼，沉声道：“生死有命，该发生的迟早都会发生，先生多年来为小儿尽心尽力，本侯已感激不尽，先生也不必太过介怀，这是小儿的命。请问先生，小儿到底还有多少时间。”

“唉！”老者面色悲哀，惨然道：“老朽无用，令郎最多还有5日之寿。”

中年男子的雄躯猛地巨震一下，双目不禁泪光闪烁，但他仍然努力压抑自己的情绪，颤声道：“多谢先生，先生忙碌了这么久也一定累了，还是请回府休息吧。”

“是，老朽告退，也请侯爷保重身体。”老者向中年男子恭身作了一揖，男子亦挥手示意送客，老者转身离开，就在他将要跨出大厅的时候又回头忧虑地看了看这位中年男子，欲言又止，思绪良久，终于未发一言，离开了这个大厅。

当老者的身影离开了自己的视线时，中年男子就在这一刹那间如同冰山崩溃了一般，只见他双手捧面，眼泪不自觉地指间溢出，痛苦地低吟道：“为什么，为什么……”

这个中年男子正是当今朝廷一等定远侯，抚远大将军赵伯谦，他有一个独子，年方十岁，自小得一怪病，体质极弱，寻遍名医不知其理，束手无策。

在其子三岁之时，怪症首次病发，不省人事，危在旦夕，幸得宫廷太医院第一御医——国手贾远巧施妙手，救了他一命，更由此诊断出其患有百年难得一见的先天奇病——断阳绝脉。

断阳绝脉，乃是百年不遇的旷世奇症，不但无药可医，患者更不能活过8岁，幸定远侯位高权重，四处求得珍稀奇药为其子滋补，更得贾御医多年以其独门内家奇功——《天医密》续命方可活到10岁，可惜人力终究难胜





天，其子今日终究大限难逃。

赵伯谦坐了良久，缓缓站起，径直走向后堂，来到他儿子的房间，默默站在门前，他想看看儿子，想一如这十年来给儿子以鼓励和支持，可是怎么也无法伸出手推开大门。他不忍心，实在不忍心看见儿子垂死的样子，想想自己半生戎马，征战无数，看过无数的人死在自己面前，知道自己决不是一个胆小的人，可是在自己无能为力救治的儿子面前，他却连推开房门的勇气也失去了。

这时房门推开了，那个端庄典雅的宫装美妇人和两个丫鬟走了出来，妇人惨然地看着赵伯谦，道：“老爷，云儿真的没救了吗？”

赵伯谦闭目不语，仰头向天，雄躯止不住微微颤抖。宫装妇人看着其神情，身体突然一阵乏力，晕了过去，幸而其后两个丫鬟将其扶住。赵伯谦紧上几步将其抱起，将他的妻子送回了房间，只是转头对其贴身丫鬟道：“好好照顾夫人。”随即走出了房间，他的心再也无法承受其他的打击了。

出了后堂，赵伯谦昏昏沉沉，漫无目的地在花园中游荡，曾经百花争艳的美景，已然被一片素白所取代，可是在此时的赵伯谦看来，却显得格外苍白、空虚。

恍惚间，这一方天地，竟化为惨白的灵堂，那洁白的雪花，尽变为天然的白孝，仿佛这天地，也在不断提醒赵伯谦那残酷的事实，加深他的痛苦。

痛苦到了极点，赵伯谦决定面对，即使是最艰难的路，他也要走下去。

坐在床头，凝视着已经进入昏迷状态的儿子，心中思绪万千，床上躺的是他的儿子，他的生命，他的希望，他可以在战场上战无不胜，可是面对着

病重的儿子，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默默地看着他受病魔的摧残。

此时，看着儿子的生命在点滴消逝，他突然想起了他的一位已逝去的朋友对他说过的话：“人生有很多事情对人而言是无可奈何的，但是当你面对它时，万万不能灰心，一定要相信，人世间会有希望的。”

的确是很有道理的一句话，可是对于此时的赵伯谦却已经完全没有作用了，到了今时今日，赵伯谦实在是不能不伤心，不能不绝望，因为，他已经无路可走了。

正在此时，赵府的管家杨平走了进来，伏地道：“老爷，有一位客人要见您。”

赵伯谦轻轻地抚摸着儿子的脸庞，看都没看来人一眼，沉声道：“不见。”

“老爷，他知道您不肯见他，但是他说老爷您如果还想要少爷活命，就一定要见他，因为他会治断阳绝脉。”

闻听此言，赵伯谦猛地心头一震，自己儿子的病情从来都不是个隐秘，在京城内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人尽皆知，而正因为如此，多年来假称可以医治的骗子也络绎不绝。

为了儿子的病情，他一直都是默默地忍耐这些骗子的骚扰，一次又一次地承受失望的痛苦。终于，有一次，他的忍耐彻底到达了极限，那积压的愤怒如同火山一样爆发了，上门的骗子四肢皆被打断，像死狗一样的被扔到了大街上，之后，又再连续给予了几位欺神骗鬼的上门混蛋同样的待遇，终于吓止了这些骗子的脚步。

这件事曾经轰动京城，无人不知，此时的来人也应该知道，既然如此他还敢来，说不定是有真才实学吧。



不过赵伯谦此时已经顾不得想这个了，正如溺水之人抓住一个麦秆都不会松手，在此绝望之时突得光明，赵伯谦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

猛然回头，对管家喊道：“此人在何处，快带我去。”说罢立即起身向外走去，谁知“扑通”一声，这个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在跨过门坎时竟然被门槛绊了一跤。

第二章 绝世奇人

赵伯谦快步来到前庭，只见一位身材修长的蓝衫人昂然背对自己，随身并没有任何医箱医具，也许是多年征战所培养出的本能，看见一个陌生人在他面前，他的心刹那间冷静了下来，细细地打量来人，紧随其后的管家道：“老爷，这就是那位先生。”

那人闻杨平之言却丝毫不为之所动，赵伯谦深深地看了他几眼，转头道：“杨总管，你先下去吧。”

杨平一惊，道：“老爷，这……”没容他说完，赵伯谦已抬手阻止了他想说的话，杨平心中一愣，看了看赵伯谦，又看了看来客，最后终于无奈地转身离开了前庭。

赵伯谦心里明白，杨平是担心自己的安危，因为位高权重，多年来想刺杀自己的人也不知凡几，而眼前此人来路不明，若是想乘机行刺的杀手，后果便不堪设想。

但是赵伯谦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虽然还看不透面前之人，但此人明知自己已经到来却也不行礼参见，依然背对自己，可见此人乃是高傲之人，丝毫未把自己这个定远侯的身份放在眼里。支开管家，其一正是先要示之以诚，虽然有些冒险，但是此人可能是自己儿子唯一的希望，赵伯谦认为绝对值得；其二赵伯谦对自己的武功也是有绝对信心的。

赵伯谦上前一步，走到了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临界距离，在这个距离之下，赵伯谦自信绝对可以应付任何一种突发的状况。





赵伯谦微微一笑，拱手道：“本侯赵伯谦，未知先生高姓大名？”赵伯谦虽是朝廷命官，但是出身江湖，加上有求于人，先以江湖礼数作足，如若此人还是不加理睬，那么就可见此人不是高傲，而是存心来找茬的了。

此人缓缓转过身来，赵伯谦一看之下不禁为之心折，只见此人三十来岁，气宇轩昂，神采非凡，赵伯谦虽阅人无数，也极少见到如此出色的人中龙凤。

此人淡然一笑，扬手作揖道：“素闻侯爷待人宽容谦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对刚才我的无礼行为，望侯爷多多海涵。”

赵伯谦笑道：“先生既然自称能治小儿之病，必是非凡之士，对非凡之士，本侯一向很客气的。”

“哦！”来人似乎有点意外，笑道：“若不是非凡之士，侯爷就不客气了？”

“如若先生不是能人，在此时却对本侯面前做出刚才的举动，本侯的确会对先生非常不客气。”赵伯谦深深地看着来人的眼睛，平静说道：“未知先生尊姓大名，何方人士？”赵伯谦纵然脾气再好，毕竟也是习惯了高高在上之人，此时又是心急如焚，来人却又对他的问题答非所问，所以有心要煞煞他的威风。

来人显然明白了赵伯谦的意思，但是依然不急不躁，笑道：“我的姓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确有医治令郎的本事和心。”

赵伯谦苦笑道：“非是本侯不相信先生，小儿病情极重，连宫中御医也束手无策，而先生却连姓名也不肯透露，本侯实在无法信赖先生。”

来人微微一笑，开始缓缓走近赵伯谦，赵伯谦不禁提高警觉，暗自运功护身，只要来人稍有露出敌意，就立刻出手。

来人不多不少，恰恰走到赵伯谦即将出手攻击的临界距离就停了下

来，神情严肃地道：“如果我所料不差，令郎已经病入膏肓，早一刻得到救治就多一分活命的机会，侯爷是愿意赌一赌自己的运气，还是愿意等查清了我的祖宗八代以后再让我医治令郎？”

赵伯谦暗暗心惊，此人竟然一下就刺中了他的死穴，而且语气强硬之极，竟丝毫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儿子已经命不久已，确实已经没有再坏的可能了，自己此时也愿意死马当活马医，但是如果来人有其他意图，却又不能不防，不过正如来人所说，等他完全确定来人的身份没有可疑，儿子早就一命呜呼了，这本是两难之事，他明白无论怎么选都是无法尽善尽美的，真的要再赌一赌了。

赵伯谦心里非常矛盾，以前行军布阵，征战沙场，所行之法自然也是风险十足，可是自问绝没有如今这么难以抉择。

沉默良久，赵伯谦猛然抬头，心中已有抉择，道：“先生请随我来。”随即在前引路向后堂走去。

来人淡淡一笑，随后跟去。

穿过后庭花园，赵伯谦将来人引到了儿子的房间里，只见儿子面如紫金，浑无生气地躺在床上，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看见自己的儿子如此凄惨的形状，赵伯谦又不禁悲从中来，但是当着外人的面，赵伯谦又不得不强忍悲痛，转头对来人道：“先生，这就是小儿。”

来人微微点头，走上前仔细看了看病人的脸色，随即坐下为他把脉，随后又翻开其眼皮仔细观察了他的眼色。来人在忙上忙下，赵伯谦立在一旁的心情却极是复杂，一方面，他怀疑来人的用意和真正意图，因为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在此时会有人找上门来医病；而另一方面，他又非常希望来人真的是儿子的救星，因为他好怕，好怕来人在给他希望后又说



出和以前的大夫同样的话，在已经无法再承受希望破灭了，如果真是如此的话，他无法保证自己不会把眼前这个口气十足，而本事全无的骗子碎尸万段。

过了好一会儿，来人缓缓站直，脸上露出释然的神情，似乎已经有了结论，赵伯谦此时忍不住万分紧张地问：“怎么样，小儿还有救吗？”

来人默默地看着赵伯谦，只见他双拳紧握，雄躯微微颤抖，可见他此时内心紧张到了什么程度。不过来人的回答似乎要让他失望。

“我无法治好令郎的病。”来人缓缓地道，看着赵伯谦仿佛刹那间崩溃的神情突然话锋一转：“不过我可以让他活下去。”

赵伯谦不能置信地看着来人，突然抓着来人的双肩，激动地吼道：“真的，你真的能救我儿子的命？”

来人眉头微皱，似乎是因为肩头被捏疼的缘故，苦笑道：“如果侯爷把我的肩捏碎了，我就无法保证了。”

赵伯谦意识到自己失态了，连忙放开来人的肩头，拱手赔礼道：“对不起，本侯一时失态，望先生不要见怪。”

来人微笑道：“侯爷爱子情切，何怪之有。”

赵伯谦不太放心，小心翼翼地问道：“先生真的能救小儿性命，本侯感激不尽，未知先生需要什么器具，何时开始救治小儿？”

来人凝望赵伯谦，缓缓地道：“我不需要什么器具，而且现在就可以开始，不过我有个条件。”

赵伯谦忙道：“先生有什么条件，但说无妨。”

来人严肃地道：“在我医治令郎期间，无论此处发生了什么事，任何人不得进入这个房间，包括侯爷你。”



赵伯谦舒了一口气，答道：“这个易办，完全可以。”
来人双眉深锁，神情凝重，道：“侯爷可要切记此点，如果有人违反，一切后果，我不负责。”

赵伯谦亦坚定地道：“先生尽管放心，本侯就是拼了性命，也会保全先生医病期间的安静。”随即转身，竟真的离开了儿子的房间，反手关上房门，行事决不拖泥带水。

赵伯谦走到院落里，凝视着儿子的房门，将自己儿子的性命完全交给一个陌生人自己也不放心，但是一想儿子已是必死之人，实在没什么能再坏的可能了；而且赵伯谦打心里对这个陌生人有好感，在他欢喜忘形抓住其肩头时，已经全然没有防备了，如果他心怀不轨，自己已是万幸理，基于这两个原因，他才对这个陌生人这么放心。

正在赵伯谦思索之时，地面突然发生了震动，从儿子的房间里隐隐透出一团赤红光芒，正而不邪，醇和而不刺目，洋溢着无限生机，赤光所到之处，冰雪尽融，温暖如春，赵伯谦自己也是绝顶高手，当然明白这种光芒是一种超级神功发功时的现象。

沐浴在这红光之中，自己非但丝毫不觉得难受，更加觉得很舒服，而随着光芒的逐渐加强，震级也逐渐加大，甚至影响了整个侯爵府也没有丝毫减弱的预兆，赵伯谦不禁大为惊讶，心中暗道：什么神功竟有如此威力，看来此人的武功远在我之上，如果他要害我，我根本无力抵挡。

震级仍在持续，侯爵府的人个个惊慌失措，仿佛末日来临，赵伯谦自己也紧张万分，但是爱子心切，无法抽身离去，只得原地等待。

当震动达到顶峰之时，赵伯谦突然似有感应，仰首望天，不由得惊呆了，只见赤云翻腾，狂风大作，在红光弥漫的天空中，赫然出现了九轮红日，

